

巷陌有言

文 / 张力峰



关于春晚的遐想

文 / 王仲卉



作为除夕夜必不可少的文化陪伴，春晚早已超越了单纯综艺节目的范畴，成为烙印在集体记忆中的新年俗。

然而，看完今年以“骐骥驰骋，势不可挡”为主题的2026年马年春晚，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愈发清晰：既然我们的年夜饭可以越来越丰盛，我们的“文化年夜饭”，是否也可以考虑一年两春，一节双璧的“分餐而食”，以满足日益多元的精神味蕾？

第一个思索：四十年的春晚，喂饱了国人的眼睛。

四十多年前，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半个村子的人挤在一个院子里。信号不好时，画面一闪一闪的，但没人舍得挪开眼。那时的人们还是处在“有什么看什么”的年代，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独唱或相声，就足以让全家人开怀大笑。那时的春晚，是稀缺的精神奢侈品，有就足以满足，哪有什么挑剔的心思？

回顾历届春晚，它不仅仅是记录时代变迁的影像志，更是一部悄然改变国人审美需求的文化进化史。那些看似轻松的歌舞小品背后，往往承载着时代的回响与家国的情怀，它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

1984年的春晚，导演黄一鹤以非凡的胆识碰撞当时的“禁区”，首次邀请港台演员参加晚会。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最生动的文艺注脚。当香港歌手张明敏身着西装，用一口清晰的国语唱响《我的中国心》时，那“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歌词，不仅穿透了荧幕，更叩响了一代人的情感闸门。彼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推进，这首耗时10个月创作而成的歌曲，让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怀找到了共同的出口。

同样是在1984年，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讽刺虚假广告，一句“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逗乐了观众，也刺痛了时弊。这种针砭时弊的锋芒，正是春晚语言类节目最珍贵的传统。后来，从《巧立名目》中“领导，冒号”对官僚主义的调侃，到《英雄母亲的一天》里“司马缸砸光”对形式主义的消解，春晚小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同一篇篇精彩的时评，既能对当下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讽刺与抨击，也能通过节目弘扬人世间真善美。还有陈佩斯朱时茂将小人物的憨厚与狡黠刻画得入

木三分的《吃面》，赵本山和宋丹丹让观众看完脸都笑抽筋的《火炬手》，这些内容不仅让人发笑，更让人思考，在笑声中完成对社会现象的审视，在欢乐中传递朴素的价值观。

这就是春晚的本事。它能把时代的那些事儿，大的小的，都揉进节目里，让你在笑声里觉着点什么，又不至于太沉重。

日子就这么过来了。春晚办了一年又一年，但中国人的眼睛也被喂得越来越刁。如今，得益于春晚舞台年年升级的视听轰炸，观众的“胃口”早已被养得极高。我们不仅要求看到熟面孔，更期待看到新创意；不仅满足于现场直播，更追求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正如古人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春晚通过年年如一日 的守正创新，实际上完成了一场对全民审美水平的“技术性通胀”。

它让国人习惯了在高清镜头下欣赏细节，习惯了在科技赋能中感受梦幻，更习惯了在文化深挖中寻找共鸣。这种被“喂刁”的需求，反过来也对春晚的创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台晚会四个多钟头，歌舞、小品、相声、杂技、戏曲，什么都往里塞。观众的要求也高了，要好看的，好笑的，还要有情怀，有格局，有创新。这就像做一桌子菜，要照顾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还要让每个人都吃得满意。难。

第二个思索：马年春晚这场席，吃出了什么滋味。

刚刚结束的2026年春晚，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极致挖掘与诗意表达，另一方面则是硬核科技带来的未来感震撼。连看几日，越品越有深意。

先说那些古雅的。有个节目叫《贺花神》，说是从故宫的一件白玉令钗佩得来的灵感。十二花神从画里走出来，一月一花，一人一景，梅花、杏花、桃花、牡丹……用AI技术做的，花神在虚实之间穿梭，像是古画里的人活了。我一个搞文字的人，平时对技术不太上心，可那天看着，竟有些恍惚——那些从《诗经》《楚辞》里走出来的花草，那些唐诗宋词里吟诵的风物，就这么到了眼前。文化这东西，原来可以这样亲近。

再说那些硬邦邦的。今年机器人多。武术节目《武BOT》里，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和一群孩子一起打拳。后空翻，跳马，耍双节棍，还有对练。那些机器人的动作，精准，整齐，像一支铁打的队伍。还有《智造未来》，舞台上出现了各种智能的

东西，空调、手表、眼镜、净化器，都是国产的。用XR技术做的，演员在现实和虚拟之间来回穿梭，像是走进了未来的家。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这念头一冒出来，就收不回去了。你看那些机器人在台上腾挪跳跃，每一个动作背后，是多少工程师熬的夜，是多少代码的调试，是多少零件的打磨。关节电机、仿生手臂、高速数字马达，这些核心技术平时听着遥远，可那天晚上，它们就活生生地在舞台上动给你看。

不少人吐槽：今年春晚笑声不如往年多。我认为这是片面之见。今年春晚着力展现科技实力，而这正是过去一年中国最亮眼的成就，观之油然而生踏实与自豪。

咱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结果就拿来放炮仗。西方学去了，造枪造炮反过来欺负咱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被美国搅得哪儿都是烟。就这一两个月的事，随手都能拎出几件：跟咱们打贸易战；直接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又把一百多年前的门罗主义翻出来——2026年刚出的国防报告里，说格陵兰是“美国安全的核心”，把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都划成“西半球关键地区”，还说要“确保控制权”。不仅对盟友的责任甩得干净，手也是伸得老长。

最扎眼的当数中东，伊朗的处境确实艰难，特朗普放话出来，说要考虑对伊朗进行“初步的有限军事打击”，什么叫“有限军事打击”？说白了就是想打你，但又不希望你还手，打完就完，只许我动手，不许你吭声。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霸权的赤裸体现。

美国把世界搅得乌烟瘴气，然后站烟里发号施令：都听我的，就太平了。可2025年9月3号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站着的，不只是咱们的受阅部队。普京在，金正恩在，26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那张合影本身就是一句话：这世界，不是只有西方那一桌席。

记得阅兵那天，我一个搞军事的朋友来我家看直播。每个方队过去，他都叨叨几句。等那几个涂迷彩的家伙开过来，他忽然不吱声了。憋了半天，来一句：“这玩意儿，够他们琢磨几年的。”

他说的是东风-5C，最新的液体燃料洲际导弹，能打全球。还有东风-61，陆基的。巨浪-3，潜艇发的。这几样凑齐了，就是一个意思：中国的核力量，海陆空，齐了。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家。这样的清晨，我在每年的某个特定时刻都会经历一次。恍惚间，还闻得见昨夜年夜饭的余香，听得见春晚的喧闹，睁开眼，却已是另一座城市的晨曦。

回家，是我永久的执念。车子驶入熟悉的地界，心跳便开始加速。手机那头，是父母一遍遍地确认：“下高速了吗？还有多久？”那语气里藏着担忧与期盼，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远远的，便能看见父亲站在路口的身影，像个等待奖赏的孩子。而母亲，永远在厨房里忙碌着，油锅里啦啦的声音是她迎接我归来的乐章。还有婆婆公公，年复一年地端出他们的拿手好菜——那百吃不厌的“绿宝石”和热气腾腾的“蒸菜”，仿佛岁月从未流逝，我们从未长大。

我习惯用镜头记录这些时刻。镜头里，是母亲在灶台前翻炒的背

家庭相册

文 / 法叶妮

后视镜里的年轮

影，是父亲微醺时的叮咛，是全家围坐时满桌的碗筷与热气。这些看似重复的日常，却是时光长河中最为珍贵的琥珀。

然而，离别的种子，早在正月初五便已种下。甚至更早——当我在热闹的团圆饭桌上，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日子正在倒数。我开始思考新的一年，盘算着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在父母面前，我强装淡定地谈天说地，内心却早已在收拾行囊。这是一种拉扯的割裂：身体还在家中，心却已踏上归途。

最难忘的，是后视镜里的画面。父母站在门前挥手，身影随着车子的驶离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在转角处。那个画面，每年都会准时上演，每年都会让我眼眶发热。聚散离别终有时，我这样告诉自己。而后在心里默念：只愿他们身体安康。

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不过200

后视镜里的年轮

文 / 法叶妮

后视镜里的年轮

公里，几小时车程。可思念，却绵长不绝。它时常浮现，又时常被我刻意打断——因为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允许太多感伤。

但我知道，正是这些生命中最亲近的人，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些年，婆婆和妈妈陪我奔波的日子，是我一步步坚持下来的支撑。熬着熬着，竟轻舟已过万重山。

今年离家时，看着后视镜里的画面，我依然心酸。但同时，我也看清了时光赋予我的使命：把思念留给自己，把奋斗留给自己，把坚韧与认真都留给自己。慢慢成长，慢慢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这大概就是年轮的意义。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每一程远行，都根植于那个永远等你回去的地方。后视镜里的身影渐远，心中的灯火却永不熄灭。

（作者供职于宝川分公司）



春联 / 麻峰（作者供职于三原交通局）

人间好时节

文 / 李婷

风把旧年轻轻翻过
雪把心事慢慢融化
灯火一盏盏翩然亮起
把似箭的归心，——照亮

一声问候，抵过万语千言
一桌团圆，暖了岁岁年年
愿期盼中崭新的马年
日子有光，心中有暖
所念皆如愿，所行皆坦途
人间好时节，最是团圆时

年味，是饭菜的香
是居家的暖，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把疲惫放下，把祝福收好
愿每一个回家的人
都被温柔以待，都被幸福环绕

回家过年
是每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
用三百六十个日子，积攒起来的期盼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
流浪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属

欢乐中国年
红灯笼挂满长街
春联把家门轻轻贴红
欢笑声此起彼伏
新年的暖，随风飘荡

大街小巷人潮涌动
超市商场川流不息
鼎沸的人声在风中飘荡
烟火一簇簇，点亮夜空

孩童追逐着奔跑
长辈把祝福频送
一桌团圆，热气腾腾
人间烟火，最是心动

处处是欢喜，处处是相逢
岁岁年年，团团圆圆
这满目热闹，这满街春风
正是我们期盼的——欢乐中国年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

